

广州之恋 那些爱流出口泪流满面



如果一座城市会让你心伤，
是因为那里曾有你爱过的人……

冯宝宝/著

广州之恋
那些爱流出已泪流满面

冯宝宝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之恋 那些爱说出已泪流满面/冯宝宝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399 - 3403 - 7

I. 广… II. 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610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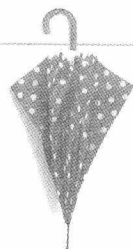
书 名 广州之恋 那些爱说出已泪流满面
作 者 冯宝宝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张 娜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03 - 7
定 价 26.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人生初见	1
第二章 君心谁知	23
第三章 风云涌动	53
第四章 绝对是场梦	87
第五章 冲动的惩罚	125
第六章 小红帽与狼外婆	159
第七章 纷至沓来的桃花	181
第八章 华丽的开始	207
第九章 零零落落的喜与悲	249
第十章 到底谁伤了谁的心	277
第十一章 爱已过期	305
第十二章 真的需要你的爱	325



第一章·人生初见

他像三月的暖风一样吹过了，
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大三的那个夏天来得比较迟。

我焦急地站在大马路边，希望能尽快拦到的士。早上第一节课是一个关系到期末成绩的测验，绝对不能在测验课迟到，否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那是个周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前一天下午，奶奶下楼梯时不慎摔跤，我急匆匆请假回家。鉴于奶奶的摔伤表面看上去无大碍，加上爸爸答应过来照顾，我一大早又匆匆忙忙赶回学校。

清晨的天气不错，难得的一场细雨一洗浮尘，天空和楼下的玉兰树都露出干净秀丽的模样。夏日迟迟，乔木荫荫。天桥上、人行道边、公园墙头，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一团团绿叶映衬下娇艳盛开。

我在街边焦急张望、手舞足蹈带诅咒地等了二十分钟后，一辆救命的士终于停在面前。一个男人在里面等着付钱。如果他用十分之一秒抬头望一眼车窗外等待的我，就会发现我正用一种急切的不太友好的表情观望他和司机的交易。“快点儿，老大！”我用眼神催促着。

终于，他推开车门离开，我一屁股坐了进去。“华师大！大佬，我要迟到了，快走快走！”

下车的那个男人似乎也在赶时间，我上车的时候撞了他一下，他也没做任何反应，就急匆匆地快步离开了。

赶往学校的路上，我发现我的脚似乎踩到了什么，低头一看，是一个32开七成新的记事本。打开扉页，映入眼帘的是两行隽秀的手写格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字体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性情，看到这么清新的字，我不禁来了兴趣，想看看这个记事本写了什么。记事本里写着一些类似提醒之类的话语和一些讲话的提纲。“×月×日××广州接机招待、×月×日××生日……”

在我翻着记事本的时候，一张机票掉了下来。“CZ158 广州—南京四月二日十五点二十五分”，这是张下周一的机票。

在记事本的扉页通常会有栏目供主人填写自己的名字、紧急联系电话等。我一般会在这个位置写上爷爷家的电话，如果发生意外事件，这个细节可以帮到大忙，甚至可以救人一命。这个记事本的主人显然和我有一样的考虑。

他的联系人栏写着：左锐，133××××××××。

我，冯宝宝，那年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懵懂女生。

我的大学坐落在广州五山。高大笔直的棕榈树、枝叶干净的玉兰树、繁花似锦的紫荆树散落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茵茵的草坪上时见有情侣或坐或卧地依偎。校园不大，却异常拥挤地坐落着很多现代建筑。

我出生在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从记事起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母亲在我心里并不是很亲近，他们各自重新组建了家庭，而我，似乎是一个多余的人。只有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我才能找到那份家庭的温暖和归属感。

大学四年的美好时光都在一个叫“517 丽人帮”的女生宿舍度过。那是一个混合宿舍，住着两个金融系女生——赵月、曾敏，两个中文系女孩——我和梁莉。

赵月，来自遥远的东三省，白嫩丰腴，染成深红色的 BOBO 头衬得她肤色更加红润。个子不高，健康，有活力。因为她袖珍水灵的模样，我一度怀疑她是假冒东北人。曾敏，广东三水人，头显得有些大，眼睛乌溜溜的，大如杏仁，堪比赵薇。体型瘦削，实地检测身高一米六七，在普遍偏矮的岭南人中鹤立鸡群，算是比较夺目的身材。

“517”的常住人口只有三个。梁莉的家就在学校围墙外，她很少在宿舍露面。我每个星期回家住一两次，但更喜欢和同龄人混在一起。如果不住在宿舍，不眼见黄昏时男生在女生楼下弹吉他、唱情歌，不跟着小姐妹暗恋篮球队的帅哥，不穿着拖鞋拎着饭盒去饭堂打饭，怎么能算有过大学生活？

我跟赵月、曾敏住同一个宿舍是上天赐予的奖赏。我们有着很多共同的爱好，喜欢看“我猜”，喜欢吃披萨和墨西哥卷，喜欢在校园的草坪上明目张胆地看美男，喜欢吃三饭堂的牛腩萝卜和腊肠，喜欢在西门外的繁华天河北遛弯儿，喜欢篮球队九七级的帅师兄。

在“517”，每个人都有昵称。月月，顾名思义，就是赵月。兰兰，是曾敏的花名，因为她超喜欢用玉兰油。洗面奶、沐浴露、面霜全都是玉兰油的。我开始干脆叫她“玉兰油”，在她的数次严正抗议和交涉下，改为“兰兰”，然后哄她说她有“绝世有佳人，深谷有幽兰”的气质与感觉，她很受用这个说法。我当然叫“宝宝”，虽然听上去有点儿暧昧，有点儿腻味，但是很亲切。

女生，不管来自何方，不管肥瘦美丑，无不希望从烂漫的大学爱情天空撷取一枚闪烁的星。不恋爱何以度过长长的悠闲的四年大学时光？

爱情女神第一次光临“517”，丘比特之箭射中的是兰兰。那年秋天，没有碧空

万里、天高气爽的辽远意象，广州还笼罩在太阳的热情烘烤之中。兰兰的情郎骑着竹马，在一个挥汗如雨的午后，睡眼迷蒙，穿着沙滩裤，趿拉着人字拖，闯进了“517”，闯进了她的生活。

大学生活里，电脑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要交网友吧，要上校园网吧，要找兼职吧，要去跳蚤市场买二手货吧，要写作业吧，全都不能没有电脑。没了电脑，就像鱼儿离开了水，瞎了聋了傻了，无法存活了。

偏偏，就在那一刻，不早不晚，兰兰的电脑在她赶作业的紧要关头崩溃了。三个人围着她的电脑捣鼓了半天，也没弄出个所以然，只好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其实班上很多男生电脑玩得都很好，但那天竟然无一得闲立即过来修。这时，命运轻轻敲了一下我的脑门。我灵光闪现，记起了在本校读计算机系的高中同学——陈格。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不可捉摸。

电话里，我威逼色诱，让陈格立刻过来帮忙。修电脑，对计算机系的男生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殊不知，兰兰竟然在陈格修电脑的敏捷身手中发现了魅力。

男生，尤其理科男生，得到女孩子，还是一个漂亮女生的垂青，自然是招架不住的。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很快，他们就勾搭在一起了，经常晚上十点在女生宿舍门口依依不舍，经常在学校的玉兰树下说悄悄话，你依我依，你叫我 honey，我叫你 sweetheart。按月月的说法，那叫一个肉麻，直听得人鸡皮疙瘩掉满了校园的每条小路。

从出租车上蹦下来，我一路暴走加小跑，直冲课室。测验，听课，换课室，继续上课，打瞌睡，写笔记……上午在迷迷糊糊、忙忙碌碌中消失了。

午饭后赖在宿舍里睡觉。兰兰拍拖去了，月月是他们学院的学生会副主席，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组织辩论赛、组织讲座、组织文艺演出、组织公益活动……她永远像一个充满气的皮球一样，蹦来蹦去，不知疲倦。没追求的我有时会想：能不能像她一样，让自己忙起来？不要总是上课、下课，在奶奶家、妈妈家、宿舍间游荡，把日子过得这么单调。

半睡半醒间，月月回来了，“懒猪，又在睡觉。下午没课吗？”

“没有，上午四节课，累死了。”

“奶奶没事吧？有没有去医院照片子啊？”兰兰和月月去过我家，奶奶十分喜欢这两个小姐姐。

“没大事，擦伤，爸爸今天陪他们去医院检查。”

“你怎么不去啊？我好像还没见过你爸爸。”

“爸爸去就好了，我早上有考试。再说了，我也不想见他。”

“别这样，怎样都是爸爸。”

我突然想起早上捡到的笔记本，“月月，我早上打的捡到一个记事本，里面还有张去南京的机票。”

“用过的机票吧？”

“不是，下周一的。”

“谁这么马大哈？”

“捡的，主人叫左锐。”

“这名字不赖，够特别。”月月猛地扭过头来，“下周一有没有空？要不我们去南京玩，难得有张机票。”

“你就想吧，机票是实名的，登机要用身份证。猪头！”

“哦……什么烂规定。”月月很扫兴。

“那个人肯定很着急，我猜。”

“记事本上有没有写电话啊？打电话叫那个人来赎机票，让他请我们吃顿大餐。”月月用笔敲着脑袋，“是去肯德基，还是去麦当劳呢？我喜欢肯德基的鸡肉卷，喜欢麦当劳的三角包。我喜欢哪个更多一些呢？”

“切，有点创意好不好！大餐就选在肯德基、麦当劳？”

“那你说去哪里？”

“必胜客!!!”我这个提议似乎也没多少出息，但我真的喜欢必胜客的比萨。

“好，就这么说定了！有没有联系电话啊，家姐？不要让我瞎开心！”

“有一个紧急联系电话，不知道通不通。”

“打。”月月一听就来劲了。两个人头对头，开始拨打那个133的电话。

“你好，哪位？”接电话的是个男人，一口夹生的广州话，带着不知何地的口音，听声音年纪不大，三十岁上下的样子。

月月捅了捅我的腰，示意我说话。

“是这样的，我早上在出租车里捡了个记事本，有张下周一飞南京的机票。我在记事本上找到你这个电话的。”

“我的记事本掉了吗？我看一下。”对方有些疑惑。

“你是不是叫左锐啊？”月月抢过电话，补了一句。

“哦，左锐。左锐是我同事，这样，我让他给你电话。你怎么称呼？”

“冯宝宝。”

“这个号码可以找到你吗？”

“这是我宿舍电话。”

“宿舍？你是学生？读哪个学校？”

“华师大。”

“哈哈。”电话里传来一个干净的笑声，“我们单位离华师不远。你等等，我让左锐打过去。”

五分钟后，电话再次响起。

“肯定是那个叫左锐的，记得让他请吃大餐。”月月催着我说。

“你好，我是左锐，我找……呃……冯宝宝。”电话那头的声音很低沉，普通话不太地道，但发音圆润，听起来很温婉熨帖。

“我就是冯宝宝。”我咯咯笑起来，心里有点莫名的开心。

对方也笑了一下，“听说你捡到我的记事本了。我找了一上午，就是想不起来掉到哪里了，里面有我下周出差的机票。”

“我在公园旁打的捡到的。”

“公园？你是不是那个撞了我的女孩啊？是你把我的记事本撞掉了吧？我就说没理由会不见的，我下车前明明放包里的。”

“切，哪里是我撞掉的，自己大头虾还赖我。”我跟月月互相白了一眼。

“哈哈，大头虾。说笑的，别介意。我怎么才能拿回我的记事本和机票？”

“呃，要拿回很容易，你过来拿就行了。但是，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感谢一下我这个大恩人？”月月在一旁不停地指手画脚，提醒我要吃必胜客。

“应该的，我要怎么表示？要不送个锦旗到你宿舍？”

我倒！谁稀罕锦旗！

“才不要锦旗，你请我和我的姐妹去必胜客撮一顿。这样很公道吧？”

“还以为你要说去白天鹅撮一顿，吓坏我了。必胜客问题不大，岗顶好像就有一家。”

“天河百货楼上，四点钟，一手交比萨，一手交记事本。”

对方又大笑起来，“没问题，接头暗号是什么？你手拿一份《广州日报》，我手拿一份《南风窗》？”

他又一次被我鄙视了！

“我穿黑上衣、格子裙、橙色马靴。我有一个小跟班，红上衣、牛仔裤，学生

头。”我被月月拍了一下头，以示对我说她是跟班的愤怒。

通话结束，我和月月击掌相庆，庆祝我们骗到了一顿“大餐”。

岗顶的必胜客临街，一派西式店铺的味道，干净温馨，灯光幽幽的，让人感觉很舒服。

我和月月大大咧咧地走进来，在餐厅里扫视了一圈，没有发现落单的男士，于是在靠近门口的桌子旁坐下来。

“宝宝，那人长得帅不帅？”

“我没注意他长什么样子啊，好像挺高。”早上，我的确撞到了那个叫左锐的人，但当时火急火燎的，真没注意他的长相。

“你竟然没注意到！那肯定不帅。我还不知道你看见帅哥掉口水的劲头。”

“顶你个肺。说你自己的吧。我冯宝宝从不贪恋男色。”

七嘴八舌地交谈中，我注意到推门进来的那个男人，黑西装，清瘦高挑，很精神。

“就是他。”我指给月月看。

门口那人扫视一周，显然在寻找什么。我指着他的那一刻，正遇上他的目光。他笑了笑，朝我们走过来。

等他坐定，我才看清楚他的样子。他的五官有点像李连杰，短短的头发，黑而浓的眉毛，单眼皮，眼睛大大的，颧骨有点高，嘴巴的线条很分明，脸上始终带着笑意，笑意里有一点羞涩。

“有点像李连杰哦。”月月小声跟我嘀咕。

“你是冯宝宝？”他看着我说。

“嗯，我冯宝宝，她赵月。”

他边跟月月打招呼，边讲：“早上我看到你就记住了。你是新疆人吗？”

“八分之一新疆血统。”首次见我的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妈妈有四分之一新疆血统，这在我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那餐饭我们吃得特别丰盛，丝毫没有嘴下留情。咖喱牛肉饭、布朗宁蛋糕、咖喱虾面、十二寸的海陆至尊比萨、希腊烤羊肩。左锐一直笑盈盈地边喝水边看着我们大快朵颐。我知道，他一定在心里暗骂：“遇到女劫匪了！”

我觉得气氛尴尬，把记事本递给他，“还给你，你的字写得不错。”

“小时候练过书法。”他拿出机票晃了下，“下周去南京的票，要去投标的，去不

了的话，就要我命了。”

“你们是做什么的？你同事说就在附近。”我问。

“通讯公司。”

“好单位啊。今天应该让你去花园酒店请才对。”月月边说边吃。

“我是做苦力的，混口饭吃。”

谈话里得知左锐是扬州人，南京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到现在的单位上班。难怪他说话的腔调，轻柔婉转，原来是吴依软语。

从必胜客出来，他开车送我们回宿舍。

“你有车，干吗早上还打的？”

“昨晚喝多了，车存在酒店里了。打的过去取车的。”

月月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打量他的车，“你的车怎么连个气枕、抱枕都没有？整个儿一裸车。”

“你知道什么是裸车吗？”左锐大笑起来，“单位的车，暂时归我用而已。”

一路上，车里放的是法语歌。法国香颂是我喜欢的音乐。

“你喜欢听香颂？”我说。

“挺好听的。主要是听不懂唱什么，不影响开车。哈哈。”又是哈哈！他很喜欢这样笑。

看着他的车慢慢消失在小路尽头，月月开始叫：“有气质哦，宝宝，动心没有？我快要爱上他了。”

“你花痴啊，这样就能喜欢上。车是粤E的，粤E是哪里？”我问月月。

“不知道。冯宝宝，我觉得他喜欢你，吃饭的时候，老是笑眯眯地看着你。”

“他也笑眯眯地看你了，肯定是被你迷倒了。”

那一夜，不知为何，我很晚都无法入睡，一直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月月说，左锐喜欢我，第二天肯定会来约我。她错了。他就像我们在公交车站遇到的路人甲乙丙丁，消失在人海里。我也以为他是喜欢我的，我明明看到，他看我的时候，眼睛会猛地一亮。但他像三月的暖风一样吹过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我有点失落，就像一个打扮得精致、漂亮的公主，以为会有王子来营救，结果却什么也没发生。

周五晚上，学校模特比赛的第二轮在文化广场举行。我和兰兰都进入了比赛。这轮有三十个选手参加，淘汰十个。我是中文系选送的选手。辅导员看过我走台步和上妆后的样子，觉得我肯定能行。我上过妆后，有一些俄罗斯风情，辅导员说，这是

《时尚》最喜欢的模样。但我的身高是明显的劣势。兰兰倒是很有希望，她的清瘦和些许淡漠透着模特的范儿。

我不是个积极上进的模范生，不是学生干部，不喜欢参加帮人搬凳子、送水之类的所谓校园公益活动；成绩不好不坏；偶尔写点小文章到“榕树下”发表；间或做个兼职，赚点生活费。那次模特大赛是我参加的为数不多的校园活动之一。

在后台等待比赛的时候，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紧张。这时，手机突然响起来，吓了我一个激灵。

“宝宝，你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你们？有事找你啊。”是月月。

“后台等比赛呢。好紧张，手心都出汗了。”

“你那么淡泊明志，这个小比赛，紧张个屁啊。”

“控制不住啊，一个劲想喝水，然后想上厕所。我去厕所了，比完给你电话。”

“哎，有事要告诉……”顾不上听她说，我急匆匆冲向厕所。

走秀的时候，感觉凉风阵阵，后背冷飕飕的。是我太害怕，还是天转冷了？走秀结束后，所有选手排在广场中央，等待裁判打分，决定谁能进入下一轮。

全部选手中，我倒数第二矮，好在七厘米的高跟鞋让我看上去跟兰兰差别并不太明显。我虽然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走得远一些，起码不能给中文系丢脸。

轮到裁判对我的表现进行点评了。我咽了一口口水，只觉浑身毛孔都散发着凉气。

“9号，台步到位，气质和妆容、衣服都配合得非常好。”一号男裁判说。

“9号的模样有点东欧风情，很上镜。不过个子比较矮。”二号裁判说。

24号是兰兰。点评兰兰时，我看到人群中，有人挥举着大大的“曾敏，加油！”的粉丝牌，时不时响起掌声和口哨声。不用问，应该是陈格拉来的助威团。

那一刻，无尽的落寞袭上心头。

宣布比赛结果的时候，我紧张得不知所措，脸上还要刻意保持着可掬的笑脸。在念到9号入选时，台下有个男人的声音喊：“冯宝宝加油！”

“嗯？”应该是辅导员他们吧，真好，毕竟还有我的粉丝。

比赛结束后，月月第一时间冲过来，抱着我和兰兰，兴奋地怪叫。

“好耶！宝宝和兰兰都赢了。517有两个大美女模特了。”

在月月冲过来的方向，我猛地看到左锐和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子。左锐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一直在下面看你比赛，你在台上很漂亮哦。刚才我还给你加油呢。”

听他这么说，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比赛的夏装有些松松垮垮，衣不蔽体的样子。

“刚才那一嗓子是你喊的啊？谢谢。”

“我能跟你照张相吗？”他搓着手，有点跃跃欲试。

他穿着黑色衬衣、蓝色牛仔裤，很干净清爽的样子。离他那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有一丝很淡的香水味，很好闻。我忍不住多抽了几下鼻子。我喜欢打扮得干净得体的男人。

“怎么？受凉了？”他说。

“可能是吧，今天晚上比较冷。”

“我帮你遮点风。”他说着，很自然地用手揽住我的肩头。

那张照片是左锐留给我的唯一一个影像记忆。他笑咪咪的，带有一点羞涩，那么温暖。

一直站在一边看着的那个陌生男子走了过来，“左锐，帮我介绍一下啊。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她们。”他也是个瘦瘦高高的男人，红白相间的格子衬衫，卡其布裤子，五官很俊秀。只是太瘦，看上去有点病恹恹的感觉。

“我是冯宝宝。”我看着他，感觉他有点像我表哥。

“他是关少非，你们通过电话的。”左锐介绍说。后来，从左锐那里知道，关少非出生在苏南，是他老乡兼同事，两个人是很铁的死党。关少非是个有很多故事的男人，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爱情、他的婚姻都有着很典型的上流社会的烙印。

收拾好东西，关少非提议去吃宵夜。我们提议去学三饭堂吃。在我们这些个学生眼里，学三的小炒已经很有小康生活品质了。

“饭堂啊？”关少非显然不满意学生饭堂这个建议，“出去吃吧？要不去炳胜吧？”

左锐看看我，“炳胜去过吗？在天河东。”

“听说过，没去过。”炳胜我知道，是家老牌粤菜馆，最有名的是鱼生。

“你还是广州人哪，炳胜都没去过。”关少非说。

“就去炳胜吧，我请客。今天你们成功晋级，要庆贺一下。”左锐说。他说话的语气就像家长一样，有些霸道地做了决定。而这一点，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出去吃饭的时候，要我决定去哪里吃、吃什么。

“让你请，怎么好意思呢？上次都吃了你一顿。”我、月月对望了一下，不太好意思接受他的提议。

“好了，走吧。左锐有钱，别替他心疼。平时我让他请，他都不给面子。今天是看了你们几个美女的面，我才有幸跟左总一起共进晚餐。”关少非说着，拔腿就往前走。

“走吧。”左锐跟着走了。

我坐左锐的车，月月、兰兰和陈格坐关少非的车。我知道，肯定是月月搞的鬼，故意让我一个人坐左锐的车。

天河东离学校十多分钟的车程。炳胜所在的地方是广州新市中心的繁华区域。车来车往，霓虹闪烁，夜景璀璨迷人。

在路上，我忍不住问左锐：“你怎么会来看比赛啊？”

“下午我和关少非在你们学校打篮球。关少非说没见过你，打电话到你宿舍。月月说你晚上有比赛，就过来看了。”

“粤E是哪里啊？”

“佛山。我现在被派到佛山分公司去上班了。”

听到他这样说，我突然觉得有些失落。

“已经在佛山待了一年半，估计年底可以调回广州上班。有空来佛山玩，我带你去找好吃的、好玩的。”

“那你来广州住哪儿？酒店吗？”

“我房子在广州，下个月交楼。现在很少回广州，回来一般都住关少家。”

我很想问，你没有老婆吗？没有女朋友吗？为什么不住她们那里？但又觉得问不出口。

“我上周去南京了，用你捡到的那张机票。”

“有手信吗？”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让自己去想他老婆或者女朋友的事情。

“有，很好吃的小核桃。明天拿给你。明天你有空吗？”

明天我是怎么安排的？好像说要回奶奶家吃饭。“有啊。”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说有空哪？不是答应奶奶回家吃饭吗？难道跟他见面比爷爷奶奶还重要吗？我觉得自己好没良心，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头。

“怎么了？”他转头看了我一下，“明天我想去吉盛伟邦看看家具，你去过番禺吗，大小姐？”

“去过啊。爸爸以前在那边上班。”

“去过长隆吗？明天带你去看白虎，怎样？明天上午我要睡个懒觉，十一点来宿舍接你吧？”

“呃……呃……”要不今晚回奶奶家？然后明天就可以跟他出去玩。但是爷爷奶奶看到有人来接，盘问起来怎么回答？要这么早给爷爷他们知道吗？人家不一定喜欢我呢。我快速地想着明天该怎么安排。

“怎么样？十一点太早了，还是太晚了？”他的问题的答案只有“是”，没有“否”选项。

“早了吧，我要睡个大大的懒觉。”

“比我还能睡？那两点吧。你睡午觉吗？”

“不睡，就两点吧。”我突然有点后悔，应该十一点的，那样我可以早点见到他。唉，还没分开就开始想念。我是怎么了？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他了？

晚上到炳胜吃消夜的人很多。喝早茶、吃消夜，对广州人而言，不单只是吃饭那么简单，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老广州，都喜欢有空闲的时候，带一份《广州日报》或者《南方都市报》，找一家中意的茶楼，和三五老友“饮啖茶，食个包”，边饮茶，边看报、侃大山。炳胜可以说是广州的“消夜之王”，夜市比白天还要旺。凌晨一点还热闹非凡，一直营业到早上五点钟。炳胜有很多好吃的小吃，刺身、小炒、粥粉面，都很出名。

我们到时，人还不算太多。我刻意坐在兰兰和月月之间，免得又被人塞到左锐旁边。

“自己点吧，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左锐招呼服务员拿菜牌，跟我们说。

“我要海鲈刺身、土鸡粥。”关少非边给我们倒茶边说。很显然，他对这里相当熟悉。

“靠，你狠。”左锐说。

“顶，我推了书记的酒席来陪你……”他顿了一下，把下面的字咽了下去，“你还不让我吃点好的？”

我和月月对望了一眼。

“哈哈，粗鲁惯了，不好意思啊。他点的都是最贵的。”左锐说。

“我们都没来这里吃过东西啊，不知道点什么好。”月月说。

“关少，你点吧。点够我们几个人吃就行了。”左锐说。

“点菜我拿手。我向来是陪太子读书、给领导点菜的。”关少非说。

“你就装吧。”左锐说。

他们两个很显然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多少有点老油条的味道了。而我们四个愣头青，除了月月表现得比较能说会道，剩下的三个都很少能插上话，也不知道该说什